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十五回 識芳蹤水濱聞絮語 傳盜警燭下睹新姿

話說鄭、張二人縮身進艙以後，張文祥說道：「二哥的本領真不差，估量得和目睹的一樣。他說他姨父姨母在衙門裡住了一年半，又借去了三千兩銀子，可知他兩人確是官家小姐。」鄭時彷彿思索甚麼，似乎不曾聽得張文祥說話，坐下來半晌沒有回答。張文祥笑道：「二哥便著了魔嗎？」鄭時搖頭道：「那裡的話，你可知道他兩人是誰麼？」張文祥道：「我又不曾去打聽，剛偷看了一面，如何得知他們是誰？」鄭時笑道：「你自粗心不理會，她已說出來了，怎的還用得著去打聽。老實對你講罷，若認真說起來，我們還是他們的大仇人呢。你這下子可想得起來麼？」張文祥望看鄭時出神道：「從來沒有見過面，仇從那裡來，我簡直想不起來。」鄭時道：「他說他父親在綿州時候的話，你沒留神聽麼？」張文祥忙接口說道：「我沒聽仔細，只道他說的是在綿州的時候。然則二哥料他姊妹就是那個做綿州知州的柳剝皮的女兒麼？」鄭時道：「不就是他的女兒，是誰的女兒呢？」張文祥道：「何以見得便是的？」鄭時道：「我料的決無差錯。因為我知道柳剝皮是南京人，和福建人林鬱是同年，又同是福建藩台福保的女婿。兩聯襟都仗曹福保的奧援，林鬱在江蘇也做了好幾任的縣官。他剛才所說的海哥，就是林鬱在海門廳任上生的。林鬱做官與柳剝皮一般的貪婪殘酷，因官聲太惡劣了，被上司參革，耗了多少昧心錢才得脫身。丟官後就帶了妻子到綿州，在柳剝皮衙門裡住了一年多的事，我早已知道。借三千兩銀子的話，外邊人自不得而知。」

「柳剝皮是一個極貪酷的小人，其所以一般百姓送他這個剝皮的綽號，就因他有三件剝皮的事。第一件是，有一次拿著一個著名女賭痞，他坐堂問了幾句，就向左右的衙役喝道：『把她的褲子剝下來打屁股。』從來沒有抓著女人打屁股的事，衙役遲疑不敢動手。他更發怒喝道：『褲子不能剝嗎？本縣還要剝她的皮呢。』第二件是，因他打人的小板，兩面都有許多半寸長的小尖丁子，打在人身上海肉橫飛，不到幾□板，就得剝去一層皮肉。第三件，就為他專會剝地皮，他做金堂縣官的時候，有人就他的名字做成一副罵他的對聯，乘黑夜貼在他縣衙的大門上。他看了幾乎氣死，他名字叫儒卿。那對聯道：『本非正人，裝作雷公模樣，卻少三分面目。慣開私卯，會打銀子主意，絕無一點良心。上聯切儒字，下聯切卿字。他自從看了那副對聯之後，自知官聲太壞，貪賊枉法的事，稍為斂跡了些，只是益發鄙吝了。看得一錢如命，不知他怎的肯拿出三千兩銀子來借給林鬱的。柳儒卿為人雖含鄙不堪，書卻讀的很好，並會種種樂器。文廟裡習樂所各種古樂，他都能教人練習。所以他這兩個女兒的笛子吹得這們好。」

張文祥笑道：「既是柳儒卿的女兒，論起冤仇來。與二哥真是不共戴天的了。我記得那次打進綿州的時候，柳儒卿單身逃出衙門，劈面遇著二哥，因二哥認識他的面貌，才喝一聲拿住。柳儒卿登時嚇得跪下來，二哥罵他膽小無恥，就將他殺了。那時若遇我或四弟，當面不認識他，必放他走了。」鄭時也笑道：「也是他惡貫滿盈，才遇著我。我沒殺他全家，就是□分寬厚了。林鬱此刻在甚麼地方，不得而知。因此他姊妹現在將去何處，也不得知道。我們的船，總以不和他們的船在一塊兒走為好。他姊妹雖不認識你我，然他們乘坐的也是川幫裡的船隻，駕船的多是四川人，萬一弄出意外的枝節來，後悔就來不及了。」張文祥道：「二哥所慮不錯，我們總以小心謹慎為好。明早不待天明，無論風色怎樣，吩咐船戶開船便了。」這夜二人安歇了。次日東方才白，船就開離了黃鶴樓。

好色的這個關頭，任是英雄，也難打破。鄭時為人對於一切的事，都極精明能幹，惟一遇美色的婦女，心裡就愛慕得有些糊裡糊塗了。他明知鄰船那兩個女郎，是與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的，但是開船以後，總覺得兩女郎太嬌美可愛，心裡念念的放不下來，彷彿害相思的樣子。張文祥知道鄭時從來是這般性格，故意打趣他道：「想不到柳儒卿那般貪鄙無恥的人，倒有這樣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兒，可惜二哥當時料不到有這回的遇合，若當時饒了柳儒卿的性命，今日豈不好設法將他的女兒配給二哥做繼室嗎？」鄭時聽了，並不覺得張文祥這話是有意打趣他的。一面沉吟著答道：「我仔細思索了，似覺與綿州的事不相干。」張文祥吃驚問道：「怎麼與綿州的事不相干？難道不是柳儒卿的女兒嗎？」鄭時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我所謂與綿州事不相干，是因事已相隔七八年了，他姊妹那時年紀小，未必知道他自己父親是死在何人手裡。即算能知道，也不認識你我的面孔。我們只要把名字改了，女子們有多大的見識，怕不容易對付嗎？」張文祥笑道：「然則我們用不著迴避麼？那麼，仍舊把船開回黃鶴樓下去好不好？」鄭時看了張文祥說話的神氣，才知道是有意打趣的，便不高興回答。

船行到第三日下午，忽然颳起大風來。同行的船，已有一般重載的被風打沉了。各船上的人看了都害怕起來，只得急搶到背風的漢港裡停泊。漢港小了，停泊不了許多船隻。後來的船，就只得靠近淺水灘，使船底擱住不能轉動，以免被風刮到江心裡去。鄭、張二人所坐的這船，也是打不著漢港，就沙灘上拋了錨。所靠的這處沙灘上，一望無涯的，盡是七八尺深的蘆葦，被狂風吹得一起一伏。七月初間天氣的蘆葦，尚不曾完全枯槁白頭，青綠黃白相間，起伏不定的時候，就和大海中的波濤一樣。

鄭時與張文祥同立在船頭上看了，笑道：「這般景物，也是我們在四川所領略不到的。」張文祥道：「四川若有這種所在，我們的船敢停泊嗎？只怕連船底板都要被人搶去呢。」鄭時道：「這也是現在亂世才如此。在太平盛世，沒有失業的人，儘管有這般好藏匿的所在，有誰願意去幹那些犯法的勾當。於今的四川，固是遍地荊棘，就是這長江一帶，也未必真安靖，不過沒有大幫口，略斂跡些兒罷了。論起地形來，四川就因山嶺多，好藏匿，能容留大伙的人，才弄出到處荊棘的局面。象這種所在，不過好藏匿一時，使追捕的找不著途徑罷了，那裡趕得上四川的層層疊嶂。」張文祥道：「怪道只我們這一隻船，靠在這蘆葦邊上，大概那些裝運了貨物的船，也是防這類地方不妥當，所以都擠到那邊漢港裡去了。」鄭時笑道：「那卻不見得是這般用意，只要能擠進那邊漢港裡停泊，風浪確是小些。此時天色還早，上流頭的船，就要找一處象我們這樣的地方拋錨，也找不著，再過一會兒你瞧罷，一定還有船在我們這一帶停泊的。」二人在船頭上談論了一會，回到艙裡沒一刻工夫，忽聽得江邊有船篙落水的聲音。鄭時笑向張文祥道：「何如呢，不是有船來我們這一帶停泊嗎？」張文祥隨手推開窗門向外面看時，果見有兩條一大一小的船，撐過灘邊來停泊，即回頭對鄭時說道：「這兩條船吸水都很淺，可見得也是和我們的一樣，沒載多少貨物，所以也敢停泊在這裡。」鄭時隨口應了一句，也懶得起身探看。行船的人，照例不待起更就安睡了。

鄭時這夜在睡夢中，猛被鄰船上「哎喲」一聲驚醒了。醒來便覺得船身有些兒蕩動，接著又聽得有人撲通落水的聲音。鄭時驚得翻身坐起來叫三弟，連叫了幾聲，不見張文祥答應。忙伸手向張文祥睡的地方一摸，已不知在何時起去了。再聽鄰船上似乎有人在那裡格鬥。心想：難道真個有強盜前來打劫嗎？鄭時雖是一個文人，然在四川當鹽梟時，常有親率黨徒與官兵對抗的事，尋常兩三個蠻漢，也不是他的對手，膽力更是極大。這時聽到外面的聲息，料知必是張文祥已與來打劫的強盜動手，當下並不害怕。因身邊不曾準備兵器，立起身順手摸了一條壓艙板的木槓。看朝船頭的艙門已經開了，即窺身出外。此時約大風已息，天上星月之光，照見鄰船上約有七八個漢子，各人都操著雪亮的單刀，圍住一個人廝殺。這人正是張文祥，赤手空拳的騰拿躲閃。一霎眼就見一個漢子被張文祥踢下河去了。鄭時逆料這些蠻漢，便再增加七八□個，也不是張文祥的對手。只是眼見著七八個手操兵刃的，圍攻自己赤手空拳的兄弟，不由得忿怒起來，手起槓落，劈在一個漢子後腦上。那漢子不提防背後有人暗算，也被打落水。

正待趕過去打第二個，只聽得張文祥喊道：「這裡用不著二哥幫助，二哥快進艙裡去救人罷。」鄭時也是老在行的人，知道彎腰窺進不知虛實的船艙，容易受人暗算。聽了張文祥的話，先提腳將窗門踢破了兩扇，就月光向艙裡窺探時，只見兩個赤條條的女子，仰面躺在一張床上，好像是被繩索捆縛了的。艙中箱篋器具，橫七豎八的亂堆著。鄭時一看艙中情形，心裡就忍不住一跳，暗想：這不就是柳儒卿的小姐嗎？登時勇氣更鼓動起來了，將手中木槓一擲，就從窗門窺身進去，口向床上的女子喊道：「不要害怕，我是鄰船上救你們的。」旋說旋上前動手解縛。見兩女子都不開口，知道是口裡塞了東西，先將兩人口中的東西掏了出來，然後解開了身上的繩索。鄭時眼快，已看見床頭有一堆衣服，即抓了摺在兩人身邊，只差得兩人恨無地縫可入。鄭時也覺得在旁看了

難為情，反身跳出來，打算幫著張文祥將強盜打走，但是眾強盜已一半打落了水，一半駕著靠在旁邊的一隻小船逃了。張文祥道：「饒了這伙毛賊罷。只要人沒吃虧，東西沒被搶去，便是萬幸了。」鄭時還沒回答，兩女郎都已穿好了衣服出艙來，低頭向張、鄭二人叩拜道：「今夜若不蒙兩位義士搭救，我姊妹身死不足，還得受這班狗強盜的污辱。兩位義士實是我姐妹的救命恩人，不敢避嫌，請兩位進艙裡就坐。」鄭、張二人不便伸手去扶掖，只得在船頭答拜道：「同是出門人，急難相救，只要力量做得到，是應該做的，快不要說甚麼救命恩人，承當不起。」鄭時首先進艙。聽得後艙裡有人的哼聲，剛待問那個，年大些兒的女郎已跟進艙，說道：「哦，我的丫環春喜和老媽子在後艙裡睡著，只怕也被捆綁了。」鄭時道：「船戶一個也不見出來，大概都被綁在後面。」這時鄭、張所乘船的船戶，因這邊打鬧得厲害，也驚醒起來，到這邊船上幫著鬆了船戶、水手的縛。

大家混亂了一陣，兩女郎才請鄭、張二人在艙中坐定，請問姓名去處。鄭時將自己和張文祥的名字都改了。因鄭、張二姓極平常，用不著更改。也故意回問兩女，才知道大些兒的叫柳無非，小些兒的叫柳無儀。因林鬱住在南京，特地到南京去，想依附他姨父母居住。柳無非又說：「這條強盜船在湖北就跟著開行，一路時前時後，開也同開，泊也同泊，並不斷的有人向這邊艙裡窺探，我已疑心不是正當人。特地叫船戶進來吩咐，夜間須擇妥當地方停泊。想不到今日忽然颳起大風來，我姊妹害怕得甚麼似的，叫船戶趁早停泊。無奈一路下來，簡直找不著可以停泊的所在，直走到這裡，船戶見兩位坐的船在這裡，就進船來向我說：『這邊已有一條四川的船，靠蘆茅灘停泊了，我們的船只好停泊在一塊，比單獨拋錨的好多了。』我那時見天色已近黃昏了，若不停泊，恐往下更找不著好地方，即是有同鄉的船在這裡，彷彿多有一個伴侶似的，遂叫船戶開了過來，及至錨已拋了，才看見那小船也跟了過來，緊靠我們的船泊來。我姊妹雖是害怕極了，但也無法逃避。入夜便緊緊的關閉艙門安睡，連高聲說話也不敢。及至從夢中驚覺時，身體已被強盜按住，一張口要喊，那堵口的東西已塞進來了，只得拼命掙扎，船身搖蕩得幾乎傾覆了，強盜剛將我姊妹捆綁了，待施無禮聽得艙口有人喝了一聲：『狗強盜，快出來送死。』接著就好像有一個站在艙口邊的強盜，被人抓了出去，撲通擲到一丈遠近的江心裡去了。艙裡的強盜才一擁出外，在船頭上廝殺起來……」

鄭時聽到這裡，截住話頭向張文祥問道：「三弟，同睡得好好的，怎麼知道那船上鬧劫案，也不招呼我一聲，就悄悄的出來動手呢？」張文祥笑道：「那小船跟著拋錨的時候，我在窗門裡看見，有四個彪形大漢在船面上撐篙，篙尖落水的聲音，分外沉重。我在江河裡混的時候多，知道老當篙師的人，篙尖落水沒有聲響，偶然有之，也只在水面上飄一下，不至有深沉的響聲。即此可知那四個撐篙的人，都是外行。再看船艙裡，還有兩個漢子伸頭向外邊張望，並時時回頭對艙裡說話，可見得艙裡還不止兩個人。那船既吸水很淺，可知沒裝貨物。若說是專裝客的罷，搭船的客，不應都是三四口歲的壯健漢子。並且也沒有搭客大家幫著撐篙的道理，這船就很可疑了。再看這條大船，是我們川河裡的，雖是艙門緊閉著，看不見船裡的情形，逆料必是有關人在內。既是我川河裡的船，又靠著我的船停泊，如果夜間有甚麼動靜，我是不能袖手旁觀的。我雖存心如此，不過我料的究竟對與不對，不敢決定。若拿出來和二哥商議，料得是便好，萬一看走了眼色，二哥不要責備我遇事張皇嗎？我外面和二哥同時安睡，實在因有這事攔在中心，那裡睡得著。當強盜跳過這船上來的時候，踏得這船身一歪，蕩得我們的船身都動了，我就知道所料的驗了。我船上的艙門，早準備了是虛掩著的，從容起來，結束好了，才輕輕的走過這船上來。強盜人多手快，已有幾個扛著皮箱在肩上，待搬過他們自己船上去，不提防我堵住艙門一喝，大約也猜不透外面有多少來拿他們的人，只驚得各人都將皮箱放下，想衝門而出。第一個衝出來，被我順手揪住胳膊一拖，拖得他『哎喲』一聲。我恐怕，上人多了，纏腳礙手的不好施展，就提起那強盜向江心拋去。」鄭時道：「我就虧了那一聲『哎喲』把我驚醒了。若不然，只怕直到此刻還在酣睡呢。」

鄭、張二人在艙裡坐談了一會。張文祥起身作辭道：「那些小毛賊受了這次大創，估計他們逃得了性命，也寒了膽不敢再來了。此後盡可安心，一帆風順到南京，想不至再有意外，此時才到半夜，還可以安睡些時。」說罷，提步要走。柳無非連忙起身，說道：「我想求兩位再坐一坐。承兩位救了我姊妹的性命財物，還要耽擱兩位的安眠，我也自知原是不近情理的事，本來說不出口。不過我姊妹險些兒被強盜污辱身體，蒙兩位救了，此恩不比尋常，我姊妹何敢以外人待兩位。我們從重慶動身到此地，在船上已有兩個多月了，雖是素來膽怯，沒有像此刻這們害怕的，千萬求兩位在此多坐一會，我還有話說。」張文祥聽了不做聲，望著鄭時。不知鄭時怎生擺佈？且等下回再說。